

第一章

連日來的降雨似是消了老天爺的火，放晴後的天氣已開始轉涼。

夜幕低垂，清風拂過街角，旗幟翻飛，隱約可見上面寫有「喜福」二字。

這是一家不起眼的小客棧，位置較為偏僻，夜晚的街道格外清靜，落葉飄零，越發襯出小客棧的蕭條。

店裏只有一位客人在用膳，獨自坐在櫃檯後的掌櫃無聊地打了個哈欠，眼睛逐漸眯了起來，最後腦袋一點一點，已然入眠。

半夢半醒間，突然覺得鼻孔微微發癢，他不以為意，皺了皺鼻端，咂咂嘴繼續打瞌睡，然而那感覺卻一直擾著他，逐漸變得強烈，最後他終於忍不住打了個噴嚏，隨之精神抖擻地睜開了眼睛。

一睜目就看見一雙清亮的大眼，正眨巴眨巴地盯著他。

年已及艾的掌櫃被嚇了一跳，退後了幾分，這才看清眼前是個稚氣未脫的束髮少年。

「嘿嘿……掌櫃的你這樣不對哦！」祿齡一臉頑皮地笑著，手上還握了一根長長的狗尾巴草，他回頭指了指外頭道：「這個時候若是偷懶，誰來招呼客人？」

雖說，這間客棧很是冷清，只有角落裏有一個戴帷帽的俠客，但也不能打瞌睡嘛。

「是是，近日清冷，一時便恍了神去，客人幾位，可是要住店？」掌櫃擦了擦額角的細汗，慌忙地應了一聲，低頭拿出抽屜裏的本子問。

「三位，住店。」另一個聲音響起。

掌櫃抬眼一瞧，那少年身後還站著兩個公子。一人著天青色長衫，手持一柄摺扇，本該是瀟灑俊逸的，奈何背上兩個鼓鼓的包袱硬是壞了美感。另一人髮如綢緞，潤玉般的臉上盡是溫和的笑意，雖是衣著樸素，但往這簡陋的小店裏一站，卻依然亮眼得讓人不能忽視。

看著他們像是有錢人，掌櫃立刻笑得連眼睛都看不見，轉出櫃檯彎腰一攤手，「好好，三位公子樓上先請，一會便差人燒了熱水送上去。」

會跟祿齡一道的，也只有許止念和顏如玉，三人幾日前離開了夕渚山。

眾人剛要隨其上樓，許止念忽地停下腳步，一收摺扇道：「不忙不忙。」探過頭去問：「掌櫃的，你這兒可還有什麼吃的？」

「你怎麼又餓了？」顏如玉皺眉。

「小顏我也餓——」祿齡連忙指控，「許大哥剛才在路上還搶了我的包子吃，害我晚上肚子都沒填飽，他好大的胃！」

「喂！你這個臭小子胡說什麼，那東西又不是你掏錢買的，我吃了又怎麼樣？」許止念朝他一瞪眼。

「你你你你！」祿齡氣結。

出來時走得匆忙，各自都未想到要帶食物，結果許止念中途跑去買了包子。

他是存了心要欺負祿齡，這包子只買五個。

自家公子當然是要多些的，先給他兩個；自己當然也是少不了的，留下兩個，最後唯剩祿齡可憐兮兮地拿著一個小包子滿臉怨念。

顏如玉自是不捨得讓他餓了肚子，就把自己的一個讓給了他。

結果許止念不服，趁著顏如玉不注意，扇子一開，擋住自己罪惡的黑手，神不知鬼不覺地搶走祿齡手上的包子。

祿齡當時正張開嘴高興地要將包子往嘴裏送，一閉上嘴巴卻咬了個空，還未反應過來，許止念已經偷偷將之迅速吞下了肚。

祿齡那會還以為是遇著了鬼，連吭都不敢吭一聲，現在想想才明白過來是被坑了！

許止念得意地搖了搖扇子道：「你這個呆瓜，現在才明白過來，嘖嘖，我掏錢買的白白胖胖的包子，要真讓你給吃了，那可就浪費了。」

祿齡氣得哇哇亂叫，手指伸出去一抖一抖，「綠毛公雞，你給我等著！」

「你叫我什麼？！」

「綠毛公雞！是叫你綠毛公雞好還是白毛狐狸好，我要好好考慮一下。」祿齡摸了摸下巴，一臉認真的說：「啊呀，又狡猾又小氣的人，綽號還真是有些難起……」

「臭小子，你受死吧！」這回輪到許止念氣歪了鼻子，他一揮扇子直接往祿齡腦袋上掃去。

叩一聲，扇柄未在祿齡腦殼上落下，倒是狠狠敲上了一隻手。

「哎呀！」許止念嚇了一跳，「公子你做什麼呢？」說著急忙要抓過他的手查看。顏如玉甩了甩手背到身後，「止念你年紀也不小了，怎的還像個孩子似的，平白給人看笑話嗎？」

許止念立刻不吭聲了，轉頭將包袱往旁邊的桌子上一扔，在長凳上坐了下來。

「哈哈……三位不如先坐一會，用點吃食。」掌櫃心想這三人可真有意思，先打了圓場後，轉頭對著屋後喊，「老婆子，有客上門，快泡幾杯茶來。」

說罷又對他們道：「幾位稍候，我這就去吩咐廚房準備些吃的。」為了省些工錢，他這家小店可沒請小二。

噴香的小菜一會就端上了桌。

想著他們吃飯還需一會時間，掌櫃偷了個懶，又回櫃檯後打起了瞌睡。

顏如玉低頭看了看自己紅腫的右手，猶豫了一下，將之往桌上的筷子筒伸去，半途果然被另一隻手握住。

「天哪！」祿齡驚呼一聲，「綠毛公雞你下手真是不留情面，看都發紫了！」

「不會吧，我看看！」許止念連忙探過頭來。

顏如玉一縮手道：「沒什麼大礙，塗點藥就好了。」

「怎麼會沒大礙！」祿齡又將他的手拉了回來，惡狠狠瞪了許止念幾眼，「這麼腫，你想怎麼拿筷子？」

顏如玉忽然彎起了眼睛，「既然如此，這飯齡兒要不要餵我吃？」

「好啊！」祿齡渾然未覺這就是某人的目的，爽快地應了，馬上舉起筷子，「小顏想吃什麼？」

許止念望著自家公子喜悅的享受餵食，兩人一派濃情密意，臉上滿是想要痛哭的表情，他這下真是害人不成反害己，自作自受。

「老闆，泡一壺好茶，來兩罈好酒，加上幾樣好菜，過一會給我們準備幾個上好的房間，快點！」

忽地一聲急躁的高喝打破小店的寧靜，門外隨之進來五六個大漢，個個背上架著大刀，一來就咣當咣當地將它們甩在桌上，隨後陸續坐了下來。

「哦，馬上來馬上來，幾位客官稍候。」

掌櫃連忙站了起來，繞出櫃檯匆匆叫來了她老婆子招呼客人，自己亦是裏裏外外地忙活起來。

「他媽的，白忙了好幾天，真是沒意思！」其中一個大漢將腳踩上了凳子，吐了口唾沫道：「幸好武當派的傻子那日先往夕渚山去了，否則我們還要白跑一趟。」

「就是，那風無流不知是怎麼搞的，人蠢得要死，光算計著要去剿顏如玉的窩，就沒想到人家也有長腳。」坐在他對面的大漢連聲附和。

「結果居然還想留我們跟著他瞎折騰，老子才不幹，當我們都是蠢蛋啊，上了一次當還會上當第二次？顏如玉他媽的算老幾，還不是個只會想著溜的縮頭烏龜？」最先開口的那個又道。

「說的是啊，咱們哥幾個也不是吃素的，這種人咱們自己下點功夫都能滅了，幹麼要跟著那幫蠢貨！」另一個也說，語氣很是張狂。

祿齡聞聲轉過頭去想要看個明白，置於桌下的手立刻被握住。

顏如玉溫柔對他笑道：「齡兒莫要東張西望，一會這菜要塞到我鼻子裏去了。」

「喔喔！」祿齡連忙收回心思，專心餵食。

那邊幾人繼續毫無收斂地高談闊論。

「大哥，前段時間有傳言說，回風教那個歪嘴的柳時青在揚州尋歡時，無意間從某間妓院屋後的泥坑裏挖出了個寶貝。」

「啊，柳歪那小子？他挖出了什麼寶貝？」

那人賊溜溜地附到對方耳邊，嘀嘀咕咕耳語一番。那被喚大哥的聽著聽著竟流出了口水，猛地一拍桌面道：「他媽的還真是好東西，難怪這回的比武大會沒瞧見他的身影，柳歪現在人呢？」

「溜了！換做是我，得了那種東西也早溜了，哪還會等著別人去搶。」

「也是，柳歪向來貪生怕死，這事連咱們在洛陽都知道，怕是有他好受的了。」

「要找他還不容易？誰都知道他愛賭好色，盡量往那些地方去尋就是。」一人嘿嘿一笑，「但話又說回來，這小子怎的玩個姑娘玩著玩著栽到泥坑裏去了？」

「啊哈哈……誰知道，情場失意了吧！」

眾人仰頭一陣大笑。

「欸——這柳時青的事情我倒是有聽說。」許止念用筷子戳了戳飯，自言自語道。

「怎麼回事？」顏如玉問道。

許止念哀怨地看了他一眼，「公子，你終於肯理我了。」

顏如玉一愣，「我幾時不理你了？」

許止念看對面兩人肩靠肩，用膝蓋想也知道手八成在桌面下握在一塊，剛想說話，乍然看見祿齡正在一旁直勾勾地盯著自己，「你幹麼？」

「只是想知道那個柳時青的事啊。」祿齡一臉深思，「揚州每家妓院旁邊的泥坑我都有挖過，為什麼我就從沒掘出過什麼寶貝？」

「你去挖人家妓院的泥坑做什麼？」許止念奇道。

「嘿嘿……」祿齡神祕地一笑，「我娘叫我去挖的。」

這下連顏如玉也好奇起來，「你娘怎麼會讓你去挖泥坑？」

一提這事祿齡就來勁了，將筷子摔在了桌上，興致勃勃地說：「你不知道，現在妓院的老鴇可狡猾了，自己偷偷摸摸地研究些害人的春藥，然後下在客人喝的茶水裏，嘖嘖，為了賺錢，手段卑劣得我都不屑說，真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啊……」

「你說了半天好像和挖坑沒什麼關係啊！」許止念打斷他。

「呃……我娘不會用這種東西嘛，但別人都用些怎樣的藥總要瞭解……她們又都不擅長藏東西，一般都是埋在泥坑裏的。」祿齡摸了摸腦袋。

顏如玉蹙了蹙眉，「所以你娘就讓你去泥坑挖……春藥？」

「小顏你做什麼這副表情，」祿齡嘻嘻笑了起來，「挖出來而已，又不吃的。」

顏如玉苦笑無語。

「我突然有些明白那柳時青為什麼要去挖坑了！」許止念忽然一拍扇子，「這老小子平時無所事事，卻貪賭貪色，想挖春藥反倒走了狗運，一挖就挖到了本武功祕笈。」

「那寶貝就是武功祕笈？什麼武功祕笈？」祿齡瞪大了眼睛。

「不知，聽說是江湖上失傳多年的絕世武功，反正那種東西我沒興趣，練成了就天下無敵，練不成就走火入魔，這兩個結果對我來說哪個都沒有意思。」

「你不要自有人會搶著要，我看你不是不想要而是搶不到。」祿齡鄙夷地看了他一眼。

許止念瞪他，繼續說下去，「所以說那柳時青若執意想留著那本祕笈，最後就只有兩條路可選，要麼趕緊去練功，成為一代絕世高手，不然就等著被人追殺吧。」

「這武功祕笈……莫不是叫《戕利》？」顏如玉問道。

事情總不可能這麼巧，他到揚州是為了尋這本名叫《戕利》的祕笈，有人卻幸運挖到了一本，總不可能旁人花一輩子在各地都尋不著的東西，一個揚州就有兩本。

「好像就是這名字啊！」許止念心不在焉，「總之這東西邪門，一般人是練不好的。」

「小顏……」祿齡抽搐著嘴角一把抓住了顏如玉的衣袖，「這『戕利』兩個字怎、怎麼寫？」

顏如玉伸出未受傷的左手蘸了點茶水在桌子上一筆一劃地描出來，字跡居然和右手寫出來一樣清秀整潔，「就是這麼寫的。」

祿齡卻是無心欣賞，仰天一捶胸口，懊惱低叫，「那居然是本絕世武功祕笈！」

許止念大吃一驚，「難道你見過？」

「何止見過，」祿齡幾乎要淚流滿面，「那本書就是我親手埋在我家後院裏的，我一直以為它沒什麼用處，沒想到現在居然被人挖走了……」

「你怎麼會有這本書？」許止念的嘴巴大張得能塞下顆蛋。

「我不知道……」祿齡悔得腸子都快青了，「那是我爹留下的東西，上面都是圖畫，我娘以為是小人書，就送給我看了，我那會正怨著我爹呢，把他的東西全埋在後院裏了。」

「你怨你爹做什麼？」許止念越聽越是好奇，一迭聲的追問道，「原來你們家居然是開妓院的，那麼你爹到底是誰啊？」

注意到另一桌人視線不斷飄向他們，顏如玉連忙用眼神示意他們說話小聲些，隨即站起來道：「突然有些累了，我們還是上樓歇息吧！」

祿齡警戒地回頭瞧了瞧，原本坐在角落的人不知何時走了，那幫方才一直在高聲談話的大漢，他們雖依舊是神色如常地吃著東西，卻莫名其妙地都不再說話。

祿齡心下一緊，還未多想，已經被顏如玉牽著手拉上樓去了。

小客棧的樓梯間有股陳舊的霉味，大約是連日來的雨使之受了潮，踩在上面咯吱咯吱地響。

顏如玉從方才開始便沒有說話，好像一直在想些什麼。

直至走完最後一級樓梯他才突然停了下來，轉而對許止念道：「止念，你且先回房去，我有事同齡兒說。」

許止念看了他們一眼，沒有多說，只點了點頭便離開了。

祿齡亦是埋頭在想著心事。

雖不能說他涉足江湖有多麼地深，但他一直都不笨，從剛才那幫人的神情間也能察覺得到對方盯上了他們，或許是覺得他們知道關於那本祕笈的事。

這武功祕笈本就是個燙手山芋，人人都想吃它，但拿到手上也永遠都是個麻煩。江湖人士往往為名為利或者純粹是因著一個愛好，拚了命地去爭奪，為這種事情而流下的血液，鋪灑成一條江都不成問題。

心裏沉沉地有了塊疙瘩，讓他覺得甚是不安，好似正有風暴要來襲……

樓道不曾點燈，周遭一片陰沉的黑。

待得許止念推開房門進去，顏如玉才將祿齡拉進自己的房。

他想了想，嚴肅問道：「齡兒，你老實同我說，那本武功祕笈你可有看過？」

祿齡一愣，臉上略帶了疑惑，「當然看過了，小顏問這幹什麼？」

「那你還記得內容嗎？」

「我看過一兩遍……」祿齡擰著眉頭想了想，「到現在大概只記得一點。」

祿齡對於武學的學習和技巧的掌握，幾乎已經達到現學現用的境界，但也僅限於此。

那本書他確實是看過，可當時只是無意識地掃了掃，因著這份無心，他自然無法完好地將之憶起。

顏如玉垂下眼睫，臉上竟有失望的表情。

祿齡心下奇怪，開口問：「小顏難不成也想學那個東西？許止念剛才不是說過這種很容易走火入魔的功夫還是少學為妙。」

顏如玉忽而笑了起來，「我知道，」說著伸手摸了摸他的腦袋，「齡兒今天也累了，現在時候不早，睡覺去吧？」

「喔，好！」祿齡點點頭轉身要走又停了下來，猶豫地喚他，「小顏！」

「什麼？」顏如玉轉過頭來。

「我是說……你如果真的想要……我可以……」

「傻瓜！」顏如玉截下他的話，神情嚴肅地說：「我不過是隨口問問，再說了，那功夫真的很邪門，你若是貿然回憶，說不定也會有危險……」

他神色有些後悔，搖著頭道：「我真是昏了頭了才會問你這種問題，總之這事不要再提起了，快去睡吧。」

祿齡喔了一聲便不再提及，走到隔壁開門，要進自己的房間，他前腳才踏進去，樓下突然傳來一陣大吼。

「你怎麼……啊——」

這叫聲淒厲而刺耳，聲至一半卻猛然停住，像是被剪斷般戛然而止。

祿齡毛骨悚然，轉身衝了出來，恰巧看見也聞聲跑出房門的許止念，兩人對視一眼，轉身往樓梯口奔去。

許止念率先一撐扶手直接跳下樓去。

轉角處視線有礙，祿齡根本看不到發生了什麼事，急著下樓的他跑到一半聽見許止念略帶吃驚的聲音。

「你把他們殺了？」

祿齡怔了怔，心中一緊，不禁放緩了腳步。

隨著位置的改變，視線豁然開朗，祿齡終得以看清大堂全貌。

燈盞搖晃，光線明滅，一片然寂靜。

這小店本就不大，現在更顯擁擠——帶刀大漢們與客棧老闆夫婦橫七豎八地倒在地上，無任何生氣。

而顏如玉就站在他們中間。

距祿齡最近的是客棧掌櫃，他躺在地上，雙目圓睜向外突起，膚色詭異地泛白，在光線下，頸間閃著一抹冰涼藍光。

本就預感到了會出事，卻不料是這樣的一個結局。

這變故來得迅疾而怪異，方才還好好的，笑著和他說著話的人，轉眼竟已變成一具死屍。

只短短月餘時間，見了那麼多的生死，祿齡已然無法再接受。

這時，顏如玉回過身，視線與祿齡對上。

顏如玉微微蹙眉，眼眸中卻沒有半點波瀾，祿齡心中一沉，終於恍悟，有些東西被自己刻意忽略，卻還是存在著的。

他們兩人為人處世的方法是這麼不同……

顏如玉看見他臉上一閃而過的表情，剛想說話，祿齡在舌間徘徊的話已先他脫口而出——

「你……把他們都殺了？」

這話和許止念說的何其相似，語氣卻是截然不同的，祿齡是難過的質問，帶著連他自己都沒意識到的，似有若無的恐懼。

祿齡怕他的答案是自己不想聽的那一個。

顏如玉卻誤會了，只覺得祿齡不信他，他張了張嘴，眼神一黯，失望地轉過臉去，固執地不肯說話。

祿齡等不到他的回答，越發覺得內心空虛痛楚，一些壓在心裡多時的想法便自己藉著這機會冒出嘴巴，「小顏，他們不過是不小心聽見了我們的對話，並非一定會傷害我們，你若是與人無仇怨，就不該殺人啊。」

顏如玉面色一冷，他在齡兒心裏就是這副嗜殺殘忍的模樣？那日的表白還在耳際，此刻他卻懷疑起那些話，是否都是他的想像而已。

「哎呀，你是白癡啊！」許止念想起什麼，怒得差點一掌拍上祿齡的頭，「公子剛才不是和你在一起，怎麼可能這麼快把他們都殺了。」

祿齡一伸手，指向身前掌櫃頸間的藍光，雖是對著許止念說話，眼睛卻是看著對面的顏如玉，「那麼這個，你又要如何解釋，何況方才事發之時，他……沒有在我視線範圍內……」

他的話忽地停止，後悔自己這般冒失，這番話必然會讓小顏與自己心生嫌隙。

這是他怎麼都不願面對的。

自己怎麼……就這麼不相信他呢？

許止念嘖了一聲，擰起眉剛想回他的話，顏如玉便開口道：「止念，快去拿了東西，我們先離開這兒。」

祿齡一直在心底喊著，只要他解釋，他便信，但顏如玉卻是如何都不肯給一句解釋。

出了客棧，三人便是一路的沉默，各自懷了心事。

「我們接下來去哪裡？揚州？」許止念走在前面，一回身看到後面黑臉的兩人，終於也垮下了臉，「嘿，不要這樣，都說句話啊！」

兩人還是一逕的沉默。

「我受不了了，」許止念撓撓頭髮，「公子，不如和他交流一下嘛，小孩子而已……不用那麼認真吧？」

顏如玉面無表情，顯然是在鬧彆扭，氣自己放在心尖上的人動不動就懷疑自己。

「喂，小傻瓜！」這個講不通，許止念於是又換了個人苦口婆心，「我告訴你，別的不說，你方才看見那些人的死狀了嗎？那樣子看來該是中毒而死的，我家公子從來不使毒，你可不能平白冤枉了他！」

「既然如此，我剛才問你你為何不說話？」祿齡終於忍受不住這壓抑的氣氛，抬頭對走在旁邊的顏如玉道，「小顏，解釋給我聽啊，我會相信。」只要是你說的。

「沒有什麼好解釋的，」顏如玉仰頭看天，眼中晶亮地映著黑夜，「我確實雙手沾滿了血腥……正如你說的那樣——一直是個冷血的人，殺人不眨眼。」

這句氣話，他居然一直這麼死死地記得？！

祿齡有些慌亂，「我不是這個意思，我知道你不是這樣的人……」

「你現在說你知道我不是這樣的人，方才卻是想也不想的懷疑我，更教訓了我一頓。」顏如玉轉過臉，一字一句地問他，「那麼此刻的我在你眼中，到底是個怎

樣的人？」

祿齡被他這句話震得無言以對。

看似平滑的表面已經破裂，終究還是露出了粗糙的裂痕。

「哥哥？」

正僵持間，突然一個熟悉的聲音傳來，祿齡猛地一驚，循聲轉過頭去。

大眼睛的小姑娘，穿著黃色的長裙子，和自己八九分相似——這不是秀兒是誰？沉鬱多時的祿齡臉上終於露出了喜色，匆匆跑了過去，一至近前就曲指往祿秀的額頭彈去，「一個姑娘家亂跑去了哪裡，害我都擔心死了！」

「哥哥！」祿秀噙著淚猛地將他抱住，「你呢？後來有沒有事，我那天一直在山下等你啊……」

「我……沒事了沒事了，秀兒不哭啊！現在可好了，找到了妳，我們明天就回家去吧？」祿齡拍拍她的背，哄小孩子似的說。

祿秀抬手抹了抹眼淚，離開祿齡的懷抱，「我現在不想回去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祿齡吃了一驚，終於發現不對，「妳怎麼半夜一個人在街上晃悠？」

「因為……」祿秀抬眼看了看他身後，「哥哥，這是……」

祿齡隨之回過頭去，看了他們一眼，又轉過頭來對祿秀笑了笑：「是我的朋友。」

「嗤——朋友？」許止念隨即一開摺扇，輕笑一聲，「誰跟你是朋友，我們可是誰都沒承認過哦！」

祿齡看了看顏如玉，他那雙宛若秋水的眼睛已不知望向何方，臉上一片寂冷看不出他的心思。

祿齡心中一緊，略微低下頭去，牙齒咬住了嘴唇。

祿秀不解地看了他們一眼，繼而對祿齡笑道：「這樣的話，哥哥不如先跟著我來吧，我們一起上武當山，而且我……還有事情要告訴你。」說著莫名地紅起了臉。祿齡狐疑，這才發覺她的手上竟還拿著一包東西，剛想問那是什麼，一個略帶焦急的身影遠遠往這邊奔來，「秀兒，怎的去了那麼久，我還以為妳出什麼事了呢！」

祿齡一怔，這聲音聽來分外熟悉，像是……

待得對方走近了他凝神一看，真是那個人。

對方率先愕然的開口，語氣裏滿是吃驚，「這位……可是祿小俠？」

「子遷少俠好久不見。」祿齡乾笑著朝他一抱拳，心下一番計較，大約已猜到了妹妹和他的關係。

果不其然，祿秀很快一臉憂心地攙上了子遷的手臂，「昨天還站不穩呢，怎麼現在就出來了，我不是留了話說我出來買藥了嗎？」

「我不是擔心妳嗎？女孩子家這麼晚了獨自出來……」

「咳咳！」祿齡明顯感覺被忽視，在一旁乾咳了一聲。這武當派的直腸子怎麼就和祿秀搭上了呢？

祿秀聽到哥哥的咳嗽聲，羞得放開了子遷的手臂，子遷也神色尷尬。

子遷腦子一轉，看看祿齡、祿秀相似的臉龐，頓時明白了，連忙客客氣氣地道：

「失禮了，那日在洛陽相遇，在下就覺得祿小俠你的名字耳熟，卻未認出你便是

秀兒的哥哥，不知祿小俠身後這兩位是……」

待他問起，祿齡才猛然憶起那天在小巷裏，他與顏如玉對峙的情形。

這兩人之間有仇，不知子遷還認不認得出來，必須快點把他們分開才行。

不想，還未等他說話，顏如玉便冷冷地道：「不過都是萍水相逢，沒什麼好介紹的，我們現下還有要事在身，不便在此多留，止念，我們走吧！」

顏如玉說罷，許止念領首，兩人欲要轉身離開。

「等等！」見他們要走，祿齡急急對祿秀道：「秀兒，快跟我回家去，妳這樣華叔叔和娘知道的話會擔心的。」

「不要，哥哥，」祿秀竟是埋下頭去，將子遷的手慢慢牽了起來，「我不能跟你回去。」

子遷眼神一閃，「秀兒……」

「不行！」祿齡陡然板起了臉，「妳必須跟我回去。」

「我……」祿秀別過臉去。

祿齡焦急地回頭去看，只那麼一會的功夫，背後的兩人已經走出老遠。

許止念跟在顏如玉身後，見顏如玉只一個勁地往前走，停也不停一下，忍不住回身朝祿齡喊，「喂，祿呆瓜，你到底要不要和我們一起？」

「秀兒妳到底走不走？」祿齡越發焦急。

「哥哥，」祿秀伸出一隻手拉住他的衣袖，聲音裏帶了哭腔，「我不能走，我已經和子遷大哥……成親了。」

「妳說什麼？」祿齡立時大駭，眼神惡狠狠地瞪向子遷。

祿秀放軟了聲音哀求，「哥哥，我知道我這樣自作主張，確實很不合禮教……但是我和你走散的這些日子裏，一直是子遷大哥在照顧我，要不是他，我說不定早就餓死在街頭了，他對我有救命之恩啊！」

「妳……」祿齡真不知道該怎麼說她，但也可以想像妹妹孤身一人，定然惶恐不安，會對朝她伸出援手的人芳心暗許也不是不可能，可是……這樣未免太兒戲了！

「我本是想讓他帶著我去尋你，奈何他被顏如玉所傷，至今都未痊癒……」祿秀伸手扯住他的衣袖，「哥哥，你先別逼我，等過段時間他的傷好了，我們一起回揚州去和娘說，好嗎？」

子遷也朝他抱拳一揖，正色開口，「祿小俠，我定然不會委屈秀兒，還請你成全。」祿齡覺得這樣不好，卻又不想逼迫妹妹，手足無措地退後兩步，側頭往身後看去。而那身後的人，在似水流逝的時間裏，背影已然只餘一小點。

小顏，為什麼？

難道只因為我的一句話……你便不願等我了嗎？

第二章

從那夜開始，祿齡便跟著子遷和祿秀去了武當山。

但他自上了武當山之後，見人一直都是沉著一張臉，誰說都不願搭理。

有人玩笑說子遷的媳婦帶了個黑臉關公回來，預備橫掃武當派。

誰都不把他當一回事，祿齡卻真是藏了很多的心事。

在江湖中也算打滾了幾日，他知道武林中人的行事作風，說好聽叫快意恩仇，說難聽就是衝動，沒把王法放在眼裏，發生什麼事就是一番打打殺殺，特別如武當這樣的大派，在江湖上朋友多敵人也多。何況那子遷區區一個武當弟子，性格又是這樣直愣，縱使現在看起來對秀兒不錯，卻根本沒有能力給秀兒幸福——甚至連安定的生活也很難說。

他怎能讓秀兒隨著子遷過腥風血雨的日子？

秀兒本是個溫順聽話的女孩子，在家中從來都是讓她做什麼她便做什麼，連和娘親頂嘴的事都不曾發生過，更罔論和人家私定終身。現在只和子遷相處了幾天，居然就告訴他，他們成親了！

這事連他都無法接受，更何況是他們娘呢，若是真的給娘知曉，真不知會是什麼後果。

祿齡這邊愁著，祿秀那邊卻是整日跟著子遷跑，忙碌地幫他洗衣燒飯煮藥，端茶送水，儼然一個賢慧好妻子。

祿齡好幾次想找她好好談一談，卻都被她以忙為藉口推拖了。

祿齡甚感焦慮。

這姑娘，大抵也是不知道該怎麼向他交代吧……

於是祿齡乾脆每天都枯坐在子遷所在的小院門口，等著她什麼時候有空了，好和他認真說幾句話。

然而人還沒等著，小院門口負責打掃的小弟子卻覺得跟祿齡熟了，每天一看見祿齡就要跟他說話。

「祿兄，又來找我們嫂子啊？你來遲一步，她剛剛下山去買蜂蜜了，說是要給我們子遷師兄做桂花糕呢。」

祿齡聽得鬱悶，實在想堵住這傢伙的嘴巴。

桂花香滿庭，秋風不知不覺地在晚夏的夜晚鑽了空隙，捎來涼意。

這天好不容易那掃地的小弟子不在，祿齡問了子遷，也不知道他是在幫著祿秀躲他，還是說真的，他說祿秀下山去買東西，祿齡無奈，獨自坐在一棵黃燦燦的桂花樹下，挑著樹枝在地上塗塗畫畫。

武當派除了掃地的都是忙人，路過他旁邊也沒人顧得上他，他這個模樣倒是讓他顯得分外的孤單。

這個時候，他還是忍不住想起了顏如玉。

怎麼就這樣丟下自己了呢？

祿齡鬱悶地將手上過長的樹枝截成兩半，又在地上添了一筆。

唉，早知他性格敏感脾氣怪異，自己說話怎麼不先想一想呢？又把話說重了，惹得人家生氣……可小顏也太過分了，怎麼能頭也不回的就走了？

那他接下來會去哪裏，去揚州找祕笈嗎？如何才能再找到他，見到他又該說什麼，或是直接向他道歉會比較好一點？

他越想越是入神，沒注意到自己把心事說出來，連身邊幾時站了個人都未發現。

「跟誰道歉？」耳邊突然傳來一個聲音，嚇了祿齡一跳。

他慌忙伸出手往地上抹了抹，直至畫的東西全看不見才轉過頭來，一見來人甚是驚詫。

「風、風大俠？」

「祿小俠可真有意思，一邊畫畫還一邊自言自語，畫些什麼呢？」眼前之人正是模樣飄逸的風無流，一雙狹長的桃花眼饒有興趣地看著他。

祿齡不好意思地嘿嘿一笑。他真是有些呆了，連腦子裏想些什麼都會脫口而出。

「不過是忘了些東西，想要重新記起來，畫畫有助回憶……」祿齡說著，轉而疑惑問道：「風大俠怎麼會到這兒來？」

武當派不是和劍華閣有點齟齬嗎？

「我怎麼不能來這裏，我是來求人幫忙的。」他站直了身子笑笑道。

說是求人幫忙，但他從容的模樣就好似在談論天氣，祿齡此刻倒是有點佩服他了。風無流自上次主導殺顏如玉之事未成之後，不知在江湖中落下了多少話柄，皆是說他是個外表光鮮，內裏草包的無用之人。

換做其他人被這般批評，恐怕不是羞愧地遁逃，就是惱羞成怒。他卻是厲害，獨自一人悠哉遊哉地上武當山示好，一點受流言影響的模樣都沒有。

風無流能做到這樣不是真的心胸開闊，就是城府極深。

祿齡正想著，風無流突然將一隻手伸向了他的耳邊，祿齡一驚，下意識地側頭閃避。

那隻手停了半晌，縮回來再攤開了掌心，赫見一朵細小嫩黃的桂花靜靜躺在上面。祿齡尷尬地朝他笑笑，「以後還是少發些呆比較好。」大概是剛才在樹下發呆時不小心沾在了髮上。

風無流一聳肩，拍去了手上的小花，玩笑似的道：「你呢，後來在劍華閣就一直沒見著你，莫不是早就覺得我成不了事，先尋到這兒來想加入武當派討伐顏如玉的行列？」

「不是不是！」祿齡連忙擺手解釋，「我是來找我妹妹的，前兩天才剛到。」

「前兩天？」風無流突然蹙起了眉，「那麼你先前去了哪裏，和誰在一起？」

對方問話的語氣甚是古怪，好似戲台上的縣太爺在審犯人，祿齡心下疑惑，卻是沒有直接回答他的話，「風大俠不是有事？」

「哦對！」風無流恍然大悟，「剛剛去和張前輩聊了一下，說是要去揚州，讓我來找子遷少俠，你可知他現在在何處？」

揚州？風無流要去揚州做什麼？

「好像在屋裏。」祿齡指了指身後不遠處的僻靜小院。

風無流笑了笑，便走到屋前敲響了門，子遷倒是挺恭敬的把他迎了進去。

越想越覺得奇怪，待風無流進門後，祿齡轉身蹣手蹣腳地跟了過去。

在子遷的房外轉了一圈，挑了個下面有石塊的窗子，雙腳往上一踏，用上從胡八通那學來的偷聽本事，手指放舌頭上舔了舔，往前一伸，捅破了薄薄的窗紙。

屋內光線充足，正適合偷看。

兩人好一番寒暄，子遷端了茶請他在桌邊坐下，問了來意。

風無流毫不拖泥帶水地直說要點，「子遷兄可有聽說回風教柳時青之事？」

子遷想了想，「可是有關一本武功祕笈？」

「正是，此祕笈名曰《戕利》，創下這武功的人名為蘇輕揚。」

「蘇輕揚？她不是十多年前聞名江湖的預言大師嗎？」子遷詫異。

蘇輕揚？好熟的名字。

祿齡在腦子裏一番搜索——好像是十幾年前活躍在江湖上的風雲人物。

聽聞她的話裏有一種詭異的力量，只要是她預言的人事，不管受多少的人為阻撓，依然會在日後如同被下了咒般一字不差地上演。

當預言一次次成真，蘇輕揚的名字便如同燎原野火一般在短時間內傳遍千里，不斷地有滿心欲念的人上門求她賜自己三言兩語，以滿足自己的欲望。

蘇輕揚不勝其煩，一氣之下隱退江湖，之後再沒有人知道她的下落。

《戕利》這書是她寫的？那怎麼書又會落到他爹手上？

風無流關注這本祕笈為的又是什麼？

「有傳言說她自隱退江湖之後，一直在研製千奇百怪的藥物。」

子遷喔了一聲，不解怎麼跳到這裏。

「而且在她習得煉丹之術後，不管是毒藥或是治病的藥物，無所不製。」

「這和武功祕笈好像也沒什麼關係。」

風無流搖頭，「這關係可大了，據聞她將自己預言的本事溶入了那套武功裏，只要練成，大抵我們這些人都會輕易地死在其彈指之間，那武功還能解毒，甚至成仙。」

風無流笑了笑，「傳聞想來是太過誇張，可這也表示這套武功甚是不凡，不過這武功習來容易走火入魔，連她自己都未真正練成，最後祕笈還被人盜走了。」他摸了摸下巴，繼續道：「這祕笈要是落到有心人手上，必是不得了了，有消息說柳時青現在還在揚州，所以我們必須盡快找到他。」

子遷點頭表示同意，「既然師父吩咐了，我本也就是要去揚州的，傷也好得差不多了，那我們即日便動身吧。」

子遷說著站起身抱拳一禮，接著道：「不管江湖上傳言什麼，子遷只相信自己眼中看到的，風大俠溫和謙遜，當得起大俠這個名號，子遷雖不能代表旁人，但還是要跟你道個歉。」

「子遷少俠言重，在下擔當不起。」

風無流連忙回禮，正要離去，卻一臉欲言又止的樣子。

子遷見狀，立即問道：「風大俠還有事？」

風無流這才坐下又道：「其實……在下還有一事相告。」

「何事？風大俠不妨直說。」

風無流頓了頓，未開口說話，忽然抬眼往窗這邊掃了一眼。

祿齡怕被發現，身子一縮，腳一歪從石塊上跌了下去。

撲地一聲悶響，屁股坐在地上，還好死不死磕到了小石子，祿齡咬牙把呼痛聲嚥了回去。

靜靜等了一會，卻沒有任何動靜，他於是再趴回去，但他們已結束了話題，又開始新一輪的閒聊。

祿齡覺得自己似乎錯過了一段機密對話，懊悔地摸著腦袋走出了小院，坐在桂樹下重新發起了呆。

風無流真是奇怪，劍華閣不是專門對付顏如玉的嗎，為什麼也對其他的事情有了興趣？說是怕有心之人將那武功祕笈奪走，難道就是指小顏？他上次問他記不記得書中的內容，他到底要這本祕笈做什麼？

那本《戕利》居然是個那麼厲害的東西，它最後卻是落在了自己爹的手上。

為什麼會這樣……難道當年爹就是因為這個而引來了殺身之禍？

問題一個接著一個地蹦到腦子裏，將他的腦子絞成了一團亂麻，祿齡大吸一口氣，一拍屁股從地上站了起來。

不管怎麼樣，先回揚州再說。

第二日一早祿齡他們便收拾好東西準備出發了。

一行只四人，張凌生也沒有再囑咐其他人跟著子遷一起去。

這老狐狸也是個狡猾的，不管做什麼事情，必要時還是多多少少要防著旁人。

因為怕祿秀一個女孩子家走那麼遠的路會吃不消，子遷很體貼地給她雇了一輛馬車，又邀祿齡同坐，於是一行人很快上了路。

曉行夜宿，一下子就過了數日，祿齡和妹妹說到的話卻少得可憐。

今日看妹妹依然一言不發，他內心覺得有點焦慮。

怎麼妹妹突然就跟自己疏遠了呢？

那夜被子遷喊去和他們商討上揚州之事時，祿秀也在。

她與子遷之前好像談了些什麼，整個人變得有點不對勁，一直低著頭悶悶沉沉地似有心事，叫她總是隔好久才應一聲，應了也不回話，繼續埋首發愣。

問了子遷，說是她身體有些不適，過兩天就好。

祿齡卻覺得不是，妹妹從小安靜乖巧，縱使有心事、身體不適，也不會表現出來讓人擔心，若非出了什麼大事，怎麼會有這樣的表情？

但祿齡怎麼想也想不出妹妹是怎麼了，現在才發覺，活了那麼多年，自己從未真正地關心瞭解過她。

祿齡一時有些傷感，他根本就是個無用的哥哥，碰到這樣的問題，居然連個主意都拿不出來。

坐在搖搖晃晃的馬車裏，看了看依舊是凝神看著車窗外悶聲不吭的祿秀，祿齡想了很久，終於吸一口氣開口喚道：「秀兒。」

沒有應答。

「秀兒！」

還是一樣。

「祿秀！」

「啊啊，哥哥何事？」

祿齡坐直了身子，斟酌著語氣小心問道：「秀兒，妳怎麼心神不寧的樣子，問妳子遷大哥，他卻說妳身體不適，妳老實和我說……妳是不是和他……有孩子了？」祿秀終於不再走神，滿臉驚詫地瞪眼看他，臉上的紅暈竄到了脖子根，「哥哥在胡說什麼？我們都還沒和娘說……子遷大哥才不是這樣的人。」

「這樣就好。」祿齡這才舒了一口氣，「那妳能不能告訴我，妳這兩天到底在想些什麼？」祿齡說到這裏頓了頓，「好比說……妳總該有個打算，很多事情哥哥不瞭解，卻也知道妳這樣做不好。雖說華叔叔給妳找的那門親事已經不能作數，但女孩子家本就該聽父母的話，妳這麼自作主張，我不知道娘會……」

「不要和我提起娘！你有什麼資格……」祿秀突然出聲打斷了他的話，話語間竟隱含了一絲惱怒。

祿齡愣愣地瞪大了眼睛，「秀兒……」

「我……」這才反應過來方才的行為有些過激，祿秀連忙軟下語氣道：「我是說，這些事情無需哥哥操心，我和子遷大哥會好好和娘說的。」

靜默一下她又嘆息的道：「哥哥還是處理好自己的事情吧。」

這話令祿齡感到古怪，剛想再問一句，車外突然傳來一聲大喝，「前面的，快停車！」

這聲音尖得有些刺耳，祿齡聽著熟悉，連忙從車裏探出頭去，見著來人，頗感詫異，「綠青蛙？」

綠燕正在後面策馬追趕，乍見祿齡，臉上一愣，轉而又將視線越過他，對著前面喊，「風無流，你給我站住！」

祿齡大吃一驚，綠燕原本對風無流很是崇敬，總叫他風大俠，現在連名帶姓的叫也就罷了，怎麼還怒氣洶洶地像是來追殺他？

子遷勒馬停車，轉頭一看，見她怒火中燒的樣子，一臉莫名的看向風無流，風無流也勒停了馬，對子遷表示他也不明白。

「風無流，快把我的東西還給我！」綠燕很快趕了上來，一扯韁繩，朝風無流攤出了一隻手。

「綠姑娘，我不明白妳在說什麼，在下並不記得有拿過妳任何東西。」風無流一派溫文地道。

「你少裝了，沒想到你是這種人，我綠燕是瞎了眼才會遭你的騙，今日你若是不把東西交出來，就別怪我不客氣了！」

這樣子看上去就像一個被負心漢拋棄卻依然要糾纏不休的癡情少女。

子遷下車，皺了皺眉道：「綠姑娘，這其中必然有什麼誤會，兩位不妨好好談一談？」

「呸！」綠燕柳眉倒豎，很是蠻橫地說：「沒你們武當派的事，一邊去。」

說著她又對風無流道：「風無流，快把東西交出來，本姑娘沒有多少耐心！」

「綠姑娘，」風無流皺眉道，「在下真的不明白妳在說些什麼。」

「少來，你這個敗類，遲早有一天會自食惡果。」綠燕一臉憤怒，「這裝蒜的模樣我看著就覺得噁心！」

「綠姑娘，妳若是只想辱罵在下，此番在下還有要事在身，恕不能奉陪。」風無流不願與她糾纏，板起臉一抱拳，對子遷使了個眼色，預備離開。

「想走？沒那麼容易！」綠燕急了，抽出腰間的軟劍往他們面前一擋，「我今天拚死也要把東西拿回來！」

「等一下。」

祿齡見狀，挑開車簾跳了下來，問綠燕，「綠姊姊，妳到底要找什麼東西？」

「臭小子少管閒事，」綠燕看也不看他，殺氣騰騰的瞪著風無流，「我勸你最好離他遠一點，否則以後有你吃虧的地方。」

「綠姑娘，妳再這樣出口抹黑，別怪在下無禮了！」風無流臉上顯出了怒氣。

「少廢話！今天我就是準備和你拚命的。」綠燕說罷一掌拍向馬背，借力跳了起來，軟劍在陽光下閃著逼人的冷戾光芒，直直向風無流刺去。

風無流偏頭一閃，也自馬上跳了起來，往後一翻身避開她的攻勢。

兩人落地，綠燕步步進逼，但風無流武功更勝一籌，看準時機，一伸手，兩掌夾住了她手中的劍。

綠燕抬手想將之抽出來，奈何卻是紋絲不動，她漲紅了臉，左手兩指併攏往他的肩穴道點去，風無流側身躲開，兩手將劍一放，伸腿掃向她。

綠燕中招跪倒在地，軟劍脫手甩在了一邊。

她掙扎著站起來，腳下一軟卻又重重摔了回去，風無流趁機抽劍架上她的脖子。

「妳這點三腳貓功夫，還是回去學好了再來找我的麻煩吧。」

方才的打鬥根本未費風無流分毫氣力，他拍了拍衣袖將劍插回劍鞘，回身對子遷道：「莫要管她了，我們走。」說著翻身上馬。

子遷在一旁問道：「風大俠，她到底是跟你要什麼？」

「不過就是個難纏小姑娘，誰知道她到底在說什麼。」

祿齡卻依舊站在原地看著綠燕沒有動。

綠燕低垂著頭看不見她的表情，只見她單手捏拳往地上狠狠一捶，身前乾燥的地面出現了兩顆水珠，很快擴散開來。

「哥哥？」見祿齡還未動身，祿秀從馬車裏探出頭來。

「祿小俠，你莫不是想管綠姑娘的閒事？」子遷在一旁玩笑道。

「你們就打算把她丟在這裏？」祿齡回頭問道。

「她自己一會會回去的，你到底走不走？」子遷催促，「人家可是來找麻煩的。」

祿齡一步三回頭地上了馬車。

車子搖晃兩下繼續前行，駛得遠了，祿齡猶是覺得不忍心，將頭探出窗外，還能看見她獨自低頭坐在地上。

他越想越覺得不對勁，絕對不會是找麻煩那麼簡單。

正看著，眼前突然一道寒光閃過，迅疾如電！

祿齡乍見覺得熟悉，來不及反應，那邊綠燕已經無聲歪倒在地上。

「停車！」

祿齡喝了一聲，未等車停好便跳下馬車，腳下一個踉蹌，才站穩便飛速往來路奔去，待至近前，祿齡瞪大眼跪了下去，一把扶起倒在地上的綠燕。

果然，頸間一枚閃閃的藍星。

祿齡心中一震，手顫抖起來。

「咳咳……」綠燕的臉色已經開始泛白，滿是痛苦的表情，「祿、祿齡？」

「綠姊姊！」祿齡伸手要摸她頸間的藍色暗器，「是、是顏如玉？」

他很困惑，因為顏如玉明明早和他分開，怎麼又會出現在這裏？

但這又是顏如玉的獨門暗器，不是他，又會是誰？

「不要碰……」綠燕一伸手拉住了他，「有……毒。」

「顏如玉要殺妳？他為什麼要殺妳？」祿齡收回手去，急急問道。

「未必是他……祿齡你聽我說，」綠燕喘著粗氣，說話斷斷續續，「是我太糊塗了……不該相信風無流的……求你……去向他把東西要回來，那……那是顏如玉的東西。」

「風無流？他到底拿了什麼？」祿齡還有一句沒問，綠燕之前分明也要去殺顏如玉，怎麼又像私下和顏如玉有往來？

「他不是好人……」

祿齡詫異，剛想再問風無流拿走了顏如玉的什麼東西，一把劍突然架上了他的脖子。